

徑山志卷之八

汶上李焯然刪定

海陽徐文龍
鹿城陳懋德

訂 虞山宋奎光輯

書啟

答曾侍郎天游略

附問

釋宗杲

開頃在長沙得園悟老師書稱公晚歲相從所得甚
是奇偉念之再三今八年矣常恨未獲親聞緒餘惟
切景仰開自幼年發心叅禮知識扣問此事弱冠之
後卽爲婚宦所役用工夫不純因循至今老矣未有

書啟

卷八

徑志

所聞常自愧歎然而立志發願實不在淺淺知見之
間以爲不悟則已悟則須直到古人親證處方爲大
休歇之地此心雖未嘗一念退屈自覺工夫終未純
一可謂志願大而力量小也向者痛懇園悟老師老
師示以法語六段其初直示此事後舉雲門趙州放
下着須彌山兩則因緣今下純工常自舉覺久久必
有入處老婆心切如此其奈鈍滯太甚今幸私家塵
緣都畢閑居無他事政在痛自鞭策以償初志第恨
未得親炙教誨耳一生敗闕已一一呈似必能洞照

此心望委曲提警日用當如何做工夫庶幾不涉他途徑與本地相契也如此說話敗闕亦不少但方投誠自難隱逃良可愍也至扣

承敘及自幼年至仕宦叅禮諸大宗匠中間爲科舉婚宦所役又爲惡覺惡習所勝未能純一做工夫以此爲大罪又能痛念無常世間種種虛幻無一可樂專心欲究此一段大事因緣甚愜病僧意然旣爲士人仰祿爲生科舉婚宦世間所不能免者亦非公之罪也以小罪而生大怖懼非無始曠大劫來承事真善知識熏習般

書啟

卷八

二

經志

若種智之深焉能如此而公所謂大罪者聖賢亦不能免但知虛幻非究竟法能回心此箇門中以般若智水滌除垢染之穢清淨自居從腳下去一刀兩段更不起相續心足矣不必思前念後也旣曰虛幻則作時亦幻受時亦幻知覺時亦幻迷倒時亦幻過去現在未來皆悉是幻今日知非則以幻藥復治幻病病瘥藥除依前只是舊時人若別有人有法則是邪魔外道見解也公深思之但如此崖將去時時於靜勝中切不得忘了須彌山放下着兩則語但從腳下着實做將去已過者不

須怖畏亦不必思量思量怖畏卽障道矣但於諸佛前發大誓願願此心堅固永不退失仗諸佛加被遇善知識一言之下頓亾生處悟證無上正等菩提續佛慧命以報諸佛莫大之恩若如此則久久無有不悟之理

又

承夜夢焚香入山僧之室甚從容切不得作夢會須知是真入室不見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密與覺時同別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此會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咄漏逗不少雪竇云當時若不放過隨

書啟

卷八

三

徑志

後與一劄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者便見冰消瓦解咄雪竇亦漏逗不少或有人問只如曾待制夜夢入雲門之室且道與覺時同別雲門卽向他道誰是入室者誰是爲入室者誰是作夢者誰是說夢者誰是不作夢會者誰是真入室者咄亦漏逗不少

答李叅政漢老略

附問

釋宗杲

邴近扣籌室伏蒙激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

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亾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習舊障亦稍輕微臨別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

示諭自到城中着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亾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宿習舊障亦稍輕微三復斯語歡喜踊躍此乃學佛之驗也儻非過量大人於一笑中百了千當則不能知吾家果有不傳之妙若不爾者

書啟

卷八

四

徑志

疑怒二字法門盡未來際終不能壞使太虛空爲徑山口草木瓦石皆放光明助說道理亦不奈何方信此段因緣不可傳不可學須是自證自悟自肯自休方始徹公今一笑頓亾所得夫復何言

又

邴比蒙誨答備悉深旨邴自有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卽應不留留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爲足當擴而充之豈別

求勝解耶淨除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信後益增瞻仰不識日來隨緣放曠如意自在否四威儀中不爲塵勞所勝否寤寐二邊得一如否於仍舊處無走作否於生死心不相續否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公既一笑豁開正眼消息頓忘得力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矣然日用之間當依黃面老子所言剝其正性除其助因違其現業此乃了事漢無方便中真方便無修證中真修證無取捨中真取捨也古德云皮膚脫落盡唯一真實在又如旃檀繁柯脫落盡唯真楠檀在斯

書啟

卷八

五

徑志

違現業除助因剝正性之極致也公試思之如此說話於了事漢分上大似一柄臘月扇子恐南地寒暄不常也少不得一笑

答江給事少明畧

釋宗杲

人生一世百年光陰能有幾許公白屋起家歷盡清要此是世間第一等受福底人能知慚愧回心向道學出世間脫生死法又是世間第一等討便宜底人須是急着手脚冷却面皮不得受人差排自家理會本命元辰教去處分明便是世間出世間一箇了事底大丈夫

承連日去與參政道話甚善甚善此公歇得馳求心得
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差別異路覩見古人脚手不被古
人方便文字所羅籠山僧見渠如此所以更不曾與之
說一字恐鈍置他直候渠將來自要與山僧說話方始
共渠眉毛厮結理會在不只恁麼便休學道人若馳求
心不歇縱與之眉毛厮結理會何益之有正是癡狂外
邊走耳古人云親近善者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
有潤但頻與參政說話至禱至禱

答李參政別紙

釋宗杲

書啟

卷八

六

徑志

富樞密頃在三衢時嘗有書來問道因而打葛藤一上
落草不少尚爾滯在默照處定是遭邪師引入鬼窟裏
無疑今又得書復執靜坐爲佳其滯泥如此如何參得
徑山禪今次答渠書又復縷縷葛藤不惜口業痛與剗
除又不知肯回頭轉腦于日用中看話頭否先聖云寧
可破戒如須彌山不可被邪師熏一邪念如芥子許在
情識中如油入麪永不可出此公是也如與之相見試
取答渠底葛藤一觀因而作箇方便救取此人四攝法
中以同事攝爲最彊左右當大啟此去門令其信入不

唯省得山僧一半力亦使渠信得及肯離舊窟也

答陳少卿季仕略

釋宗杲

承諭欲留意此段大事因緣爲根性極鈍若果如此當爲左右賀也今時士大夫多于此事不能百了千當直下透脫者只爲根性太利知見太多見宗師纔開口動舌早一時會了也以故反不如鈍根者無許多惡知惡覺驀地於一機一境上一言一句下撞發便是達摩大師出頭來用盡百種神通也奈何他不得只爲他無道理可障利根者返被利根所障不能得卒地便折噪地

書啟

卷八

七

徑志

便破假饒於聰明知解上學得於自己本分事上轉不得力所以南泉和尚云近日禪師太多覓箇痴鈍人不可得章敬和尚曰至理亾言時人不悉彊習他事以爲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鑑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爲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爲不虧實相左右自言根鈍如此返照看能知鈍者還鈍也

無若不迴光返照只守鈍根更生煩惱乃是向幻妄上
重增幻妄空華上更添空華也

答許司理壽源

釋宗杲

左右具正信立正志此乃成佛作祖基本也山野因以
湛然名公道號如水之湛然不動則虛明自照不勞心
力世間出世間法不離湛然無纖毫透漏只以此印於
一切處印定無是無不是一一解脫一一明妙一一實
頭用時亦湛然不用時亦湛然祖師云但有心分別計
較自心見量者悉皆自夢若心識寂滅無一動念處是

書啟

卷八

八

徑志

名正覺覺既正則於日用二六時中見色聞聲嗅香了
味覺觸之法行住坐臥語默動靜無不湛然亦自不作
顛倒想有想無想悉皆清淨既得清淨動時顯湛然之
用不動時歸湛然之體體用雖殊而湛然則一也如析
梅檀片片皆梅檀今時有一種杜撰漢自己脚跟下不
實只管教人攝心靜坐坐教絕氣息此輩名爲真可憐
愍請公只恁麼做工夫山野雖然如此指示公真不得
已耳若實有恁麼做工夫底事卽是汙染公矣此心無
有實體如何硬收攝得住擬收攝向甚處安着既無安

做工夫日久月深如人學射自然中的矣衆生顛倒迷已逐物耽少欲味甘心受無量苦逐日未開眼時未下牀時半惺半覺時心識已紛飛隨妄想流蕩矣作善作惡雖未發露未下牀時天堂地獄在方寸中已一時成就矣及待發時已落在第八佛不云乎一切諸根自心現器身等藏自妄想相施設顯示如河流如種子如燈如風如雲刹那展轉壞躁動如猿猴樂不淨處如飛蠅無厭足如風火無始虛僞習氣因如汲水輪等事於此識得破便喚作無人無我知天堂地獄不在別處只在

書啟

卷八

十一

徑志

當人半惺半覺未下牀時方寸中並不從外來發未發覺未覺時切須照顧照顧時亦不得與之用力爭爭者則費力矣祖不云乎止動歸止止更彌動纔覺日用塵勞中漸漸省力時便是當人得力之處便是當人成佛作祖之處便是當人變地獄作天堂之處便是當人穩坐之處便是當人出生死之處便是當人致君於堯舜之上之處便是當人起疲氓于凋瘵之際之處便是當人覆蔭子孫之處到這裏說佛說祖說心說性說玄說妙說理說事說好說惡亦是外邊事如是等事尚屬外

矣况更作塵勞中先聖所訶之事耶作好事尚不肯豈肯作不好事耶若信得此說及永嘉所謂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不是虛語請依此行履始終不變易則雖未徹證自己本地風光雖未明見自己本來面目生處已熟熟處已生矣切切記取纔覺省力處便是得力處也妙喜老漢每與箇中人說此話往往見說得頻了多忽之不肯將爲事居士試如此做工夫看只十餘日便自見得省力不省力不得力矣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說與人不得呈似人不得先德云語證則不

書啟

卷八

十二

徑志

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自證自得自信自悟處除曾證曾得已信已悟者方默默相契未證未得未信未悟者不唯自不信亦不信他人有如此境界士大夫學道多不肯虛却心聽善知識指示善知識纔開口渠已在言前一時領會了也及至教渠吐露盡一時錯會正好在言前領略底又却滯在言語上又有一種一向作聰明說道理世間種種事藝我無不會者只有禪一般我未會在當官處呼幾枚杜撰長老來與一頓飯喫却了教渠恣意亂說便將心意識記取這杜撰說底却去勤

人一句來一句去謂之厮禪末後我多一句你無語時
便是我得便宜了也及至撞著箇真實明眼漢又却不
識縱然識得又無決定信不肯四楞塌地放下就師家
理會依舊要求印可及至師家於逆順境中示以本分
鉗鎚又却怕懼不敢親近此等名爲可憐愍者老居士
妙年登高第起家所在之處隨時作利益事文章事業
皆過人而未嘗自矜一心一意只要退步著實理會此
段大事因緣見其至誠不覺忉怛如許非獨要居士識
得這般病痛亦作勸發初心菩薩入道之資糧也

書啟

卷八

十三

徑志

答汪內翰彥章

釋宗杲

伏承第五令嗣以疾不起父子之情千生百劫恩愛習
氣之所流注想當此境界無有是處五濁世中種種虛
幻無一真實請行住坐臥常作是觀則日久月深漸漸
消磨矣然正煩惱時子細揣摩窮詰從甚麼處起若窮
起處不得現今煩惱底却從甚麼處得來正煩惱時是
有是無是虛是實窮來窮去心無所之要思量但思量
要哭但哭哭來哭去思量來思量去抖擻藏識中許多
恩愛習氣盡時自然如水歸水還我箇本來無煩惱無

思量無憂無喜底去耳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世間法則佛法佛法則世間法也父子天性一而已若子喪而父不煩惱不思量如父喪而子不惱不思量還得也無若硬止遏哭時又不敢哭思量時又不敢思量是特欲逆天理滅天性揚聲止響潑油救火耳正當煩惱時總不是外事且不得作外邊想永嘉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是真語實語不誑語不妄等語恁麼見得了要思量要煩惱亦不可得作是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邪正未分正好著力此是妙喜決定

書啟

卷八

十四

徑志

義無智人前莫說

答呂郎中隆禮略

釋宗杲

令兄居仁兩得書爲此事甚忙然亦當著忙年已六十從官又做了更待如何若不早忙臘月三十日如何打疊辦聞左右邇來亦忙只這著忙底便是臘月三十日消息也如何是佛乾屎橛這裏不透與臘月三十日何異措大家一生鑽故紙是事要知博覽羣書高談濶論孔子又如何孟子又如何莊子又如何周易又如何古今治亂又如何被這些言語使得來七顛八倒諸子百

家纔聞人舉著一字便成卷念將去以一事不知爲耻
及乎問著他自家屋裏事竝無一人知者可謂終日數
他寶自無半錢分空來世上打一遭脫却這殼漏子上
天堂也不知入地獄也不知隨其業力流入諸趣竝不
知若是別人家裏事細大無有不知者士大夫讀得書
多底無明多讀得書少底無明少做得官小底人我小
做得官大底人我大自道我聰明靈利及乎臨秋毫利
害聰明也不見靈利也不見平生所讀底書一字也使
不著蓋從上大人丘乙巳時便錯了也只欲取富貴耳

書啟

卷八

十五

徑志

取得富貴底又能有幾人肯回頭轉腦向自己脚跟下
推窮我這取富貴底從何處來卽今受富貴底異日却
向何處去旣不知來處便覺心頭迷悶正迷悶時亦非
他物只就這裏看箇話頭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
屎橛但舉此話忽然伎倆盡時便悟也切忌尋文字引
證胡亂搏量註解縱然註解得分明說得有下落盡是
鬼家活計疑情不破生歿交加疑情若破則生歿心絕
矣

示論華嚴重重法界斷非虛語既非虛語必有分付處
必有自肯處讀至此嗟嘆久之士大夫平昔所學臨歿
生禍福之際手足俱露者十常八九考其行事不如三
家村裏省事漢富貴貧賤不能汨其心以是較之智不
如愚貴不如賤者多矣何以故生歿禍福現前那時不
容僞故也大叅相公平昔所學已見於行事臨禍福之
際如精金入火愈見明耀又決定知華嚴重重法界斷
非虛語則定不作他物想矣其餘七顛八倒或逆或順
或正或邪或非他物願公常作此觀妙喜亦在其中異
書啟

卷八

十六

經志

日相從於寂寞之濱結當生來世香火因緣成就重重
法界以實其事豈小補哉更須下箇註脚卽今這一絡
索切忌作寓言指物會一笑

答大慧禪師書

孫覲

覲頃佛果於開寶時公道價藉藉滿都國矣靖康以還
崎嶇兵亂偶然不歿又罹罪苦流竄嶺海仰瞻一世龍
象如有仙凡之隔只自媿嘆

上大慧禪師

孫覲

公高風絕塵已出世外而非意之于同逐客放臣遷貶

之例正如癡兒搏空捕影只堪一笑耳然佛法遇厄而後奇勝乃見所以化服同異也

又

自公入吳一佛出世矣侯王而下皆獲瞻禮獨覲尚未一詣遂無以藉口覲方欲上書謝事得請後書疏小間當由臨安入山樞衣聽法一洗塵陋也

上大慧禪師

張 僊

竊聞拂衣禪席再挽莫回翩然清風已趣高駕此固不可以寵利勢力迎屈然豈不念聖天子以公名德之盛

書啟

卷八

十七

徑志

增重名山以佛法護行闕幸爲小駐以副上意僉職在守土朝命是依謹差衙校陳愈游布區區萬冀使張京兆異日爲白蓮社中人請自茲始矣

召友人書

用朗師語

莊法師

自到凌霄泰然心意高低峰頂振錫常游石室巖龕拂乎宴坐清風碧沼明月白生風掃白雲縱目千里名花香果蜂鳥啣將猿嘯雀鳴遠近皆聽鋤頭當枕細草爲玷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意未達方廼如斯倘有寸陰願垂相顧

答寶月禪師

蘓軾

近通中兩奉書必達新歲想法體康勝無緣集會悵望
可量屢要經藏碑本以近日斷作文字不欲作既遠書
丁寧又悟清日夜煎督遂與作得寄去如不嫌罪廢卽
請入石碑額見今悟清持書往安州乞滕元發大字不
知得否其碑不用花草欄界只鐫書字一味已有大字
額向下小字但直寫文詞更不須寫大藏經碑一行及
撰人寫人姓名卽古雅不俗切祝切祝又有小字行書
一本若有工夫更入一小橫石亦佳黃州無一物可克

書啟

卷八

十八

經志

信建茶一角子勿訝塵浼餘惟萬萬保練適冗中清師
行奉望草草

又

此間諸事但問清師卽詳也清又有禮練事多能可喜
可喜海惠及隆大師各計安勝每念鄉舍爽飛去然近
來頗常齋居養氣自覺神凝身輕他日天恩放停幅巾
杖屨尚可放浪於岷峨間也知吾兄亦清健髮不白更
請日愛晚歲爲道侶也餘附清師口陳此不覩縷

又

有吳道子絹上畫釋迦佛一軸雖頗損爛然妙迹如生意欲送院中供養如欲得之請示一書卽爲作記并求的便附去可裝在板子上仍作一龕子此畫與前來菩薩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耳

與徑山無畏惟琳禪師

蘓軾

臥病五十日日以增劇已頽然待盡矣兩日始微有生
意亦未可必也適睡覺忽見刺字驚嘆久之暑毒如此
豈耆年者出山旅次時耶不審比來眠食何如某扶行
不過數步亦不能久坐老師能相對臥談少頃卽告晚

書啟

卷八

十九

徑志

涼更一訪

又

嶺南萬里不能死而歸宿田野遂有不啟之憂豈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細故耳無足道者惟爲佛爲法爲衆生自重

又

徑山長老惟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始徑山祖師有約後世止以甲乙住持予謂以適事之空而廢祖師之約當於徑山門選用有德乃以琳嗣事衆初有不悅其人

然終不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今則大定矣

請月江和尚住徑山啟

溥洽 四明人

國朝新開泰運佛法重光教省載整宗綱師承唯謹矧
徑塢爲五山之首而掄材得萬指之雄操勵修能賁光
祖席徑山堂上月江和尚質貌魁特襟度豁如證果初
登借我邦人作善知識冷泉分座人天眼目表率叢林
早承天詔寵榮獨運霜毫透發蘸乾太液池水現出
優曇鉢華旣不動舌轉大法輪乃出無心感多靈瑞疇
浴極品旌賁奇才妙喜法道再隆寂照家聲不墜登凌
霄挹鷲嶺瞻光彩於父子之間敷至願演真乘翊至治
於堯舜之上

請月江和尚住徑山啟

唯實 會稽人

國一開堂雙徑爲鳳麟之靈囿妙喜據室四方稱龍象
之法筵惟視古以猶今在得時而行道顧茲盛舉允副
輿情徑山堂上月江和尚德重珠璣輝聯奎壁偉姿豐
麗浩氣衝於斗牛道韻孔昭美譽播於湖海屢應名藍
之聘久觀上國之光正空接物以利生何礙入鄽而垂
手共訝凌霄獨步謾誇光嶽蜚英圭齋別古鼎於西湖

語留圓鏡大覺辭仁廟於北闕事見遺書煌煌吾道有
光凜凜宗綱不墜繼前賢之芳躅示後學之清規拱聽
佳音永堅夙好

請月江和尚住徑山

余

鼎

匡山人
侍講

陶令入遠公之社事見西江大顛接韓子之游話行南
海雖抑揚必行其志然出處各得其宜契道相忘堅盟
既久徑山堂上月江和尚機鋒圓妙氣宇和平東魯書
西來意咸究其源雪山草滄海珠實增其價蜚佳聲于
闕下霑寵渥於天中飽食禪院之烟霞深味儒林之風

書啟

卷八

二十一

徑志

月丹山儀鳳赤岸良駒黃太史秉志叅禪先機獨露張
商英存心護法斯道大彰尚願留衣毋忘展笑

送一清天禪師住徑山

妙衍

臨川人

位冠五山信名器之所重道傳一統宏師範之可遵方
嗟作者蔑然又喜斯人出矣新席徑山堂上一清和尚
鄧林喬木渥水神駒師禮兩街雨露優沾於象闕表儀
多士風月平分于鳳山盍簪笏多與交游傍輦轂敦行
化道北方學者未或先也南宗密印其在茲乎敕額精
藍教法大弘而可慶春官華劄公論允在于當仁僧中

乃有此郎名下固無虛士塵尾清風塵間花雨不妨遷
席移幢山上鯉魚井底蓬塵試看傾湫倒岳祖燈續燄
隣壁增輝

賀月林鏡禪師住持徑山啟

張寧

進士

舞鳳飛龍五結青蓮于天目靈雞馴兔一鑑光徹于祖
師地既曰靈天其有待共惟新命徑山堂上大和尚鏡
公月林禪師瑞芝三秀古栢十圍得正度於無傳嗣妙
法于東嶼頃者五百間清風淨掃人望方歸邇來三十
年優鉢猛鬪王氣猶在起龍瞑於下界興象教於中衰
丞相開選佛場和尚悟出世法乘流而行遇徑而止當
年國一亦起于崑山首度坡仙重游於方丈凡吾方外
之友盡讚僧中此郎

復仲淳藏公支檀三法子憨郎書

真

可

達觀

萬事畱人情後來要相見此雖俗語可以喻大故曹山
大師嘗以三墮示人謂是也然人知墮旨者方今天下
恐未有人乎此非欺語是墮旨二乘亦不可測凡夫大
根者或反有悟者怪哉墮乎其誰知之支檀使來得汝
等書信如暫對面歡喜無量然藏公餘欠未償猶不能

卽從吾行仲淳支檀又爲藏公曲處周旋之意在早得
相追我也則仲淳支檀護法之勤雖肉骨之至安足喻
此吾雖痴憨汝等若是用心吾必精進報汝等去勿煩
多慮也支檀此番不中雖于世情有所未如意實于支
核分上方在進志待力克中選則護法穩大又曲久而
伸必遠故此番不中未盡無益也仲淳旣遷親武康山
中而不使母氏身故賃舍而覓靈無嗟于黃壤矣吾嘗
與仲淳書未始不以此責者慮其遺恨千古耳且仲淳
又法屬血脉吾不責之誰敢置喙耶今不負吾言而能

書啟

卷八

二十三

徑志

安親慰行人厚矣又何言哉惟刺藏事體我雖曾乞素
老及其高弟等任此我輩幫而成之其高弟志大而實
亦爲法門者則聞之便相許可惟素老猶有推辭如藏
公至而定議之懇求之然此老亦難辭矣能如是則藏
無不成之理此老又信久矣且廣也又攝山本朝欽賜
山也其住持又疏通知大體者我以是知無不可也且
往年素老有大殿未完今將完矣故藏公不可不早來
議定之也如來遲或此老又爲別事則不可兩煩之矣
我之牛山之行自有隨宜方便料不使人異我也無多

念我書藏公仲淳支檀同讀惟仲大爲我謝之明瑞不
中命薄極矣信造物之柄不可情見測也惟超情遺量
者可轉也我未遺量是不能轉之亦自然也汝等無以
世諦小境爲驗遂不信出世法而生疑退也想汝等皆
高明之流之俊也寧有此哉然亦不妨我饒舌也山川
修阻音信未期汝等各宐爲道偕重餘不多喋

請幻予密藏二上人住徑山啟

馮夢禎

字髮方起沙磧悉是珍奇雷音旣徂金地共成坑坎故
大千世界孰非道場無量法門總歸至道能負荷而燈

書啟

卷八

二十四

徑志

燈續明失皈依則處處荒蕪越中徑山國一濬其源曇
晦廣其蔭自唐以來龍象爭依數每溢鸚林之衆芝蘭
競出宗無二鷺池之傳邇者堂前草深不係藥山佳唱
架後屋倒豈是汾陽峻機慈流塞而苦流長法雲遠而
業雲布蚩蚩弱子誰拯昏衢寂寂空巖盡迷寶所某等
濫侍釋提之旁不忝熙連之囑雖執御九重未深玄于
勝壤而馳懷千古實致慨于昔人惟我密藏神足幻余
宿耆戒珠素潔忍鎧堅維息心了義已遡禪河之最深
徹妄窮真可紹佛慧于無上頻伽好音聞者惑盡優鉢

羅目望馬意消信煩林之涼月允悲海之巨航嘗聞大
化無化酬因迺揚至緣非緣有感斯應爲不請友固開
士深心建大法幢必室洒堅禱鷲嶺之軌持率然熊耳
之傳弘不異某等傷雁堂之日圯嗟鵬耆之靡依敢稽
首頓首哀懇吾二師卓錫靈境無爲白雀所先敷座高
峰復振青鴛之勝秉般若劒斷疑網于重封開甘露門
潤枯茨而更茂說處鯉魚橫翻山頂枯來狗子咬殺趙
州縱是欽師對指點而猶惑藉令妙喜顧警救而銷聲
六師解籜而崩角七衆入塵而利生盲聾瘖瘂悉證無

書啟

卷八

二十五

徑志

生林鳥川魚同成正覺則某等雖居王舍城均登法雲
地妙光羅于十方如寶絲綱淨因亘于三界墮彌戾車
竊計二師愍羣有沉淪之莫回痛未法陵夷之將絕思
起頽綱而更維援就溺于弱喪大心久發弘誓必深某
等直以下巫芻狗斬申格帝之誠稚子泥龍冀啟彌天
之澤吾知二師無俟辭竟牋端已自雲生足下矣

請廓庵觀公住持徑山大殿啟

王肯堂

大矩孕奇聳五峰之靈秀那伽密護垂諸祖之徽猷人
地嫺矣洽苻因緣時乎際會恭惟廓庵老師智輪圓

德器深歿掌鑰庫司靡忝賣生薑漢弼弘監度重稱用
大椀名六度綱張十方響應某等宿乘慈後尚滯迷津
茲向金繩尤希覺路竊念寶殿爲名山壯觀忍覩傾頽
祖庭乃大道法幢詎宜消歇哀捐淨施用續鴻規何圖
無邊老人奄爾一朝西逝浩功未竟善繼唯賢不腆香
儀載攄悃素統斲老師俯陟總持之位垂手入鄽永綏
羣望之情調心和俗結未了之公案煥末後之莊嚴庶
務獲以權衡水雲歸其栖宿天龍推出一千年佛日重
暉遐邇欣逢八十員祖燈再朗沈琬陳良模朱大啟周
書啟

卷八

二十六

徑志

祇周宗建于玉立沈正宗賀煥等同具

請自光師住寂照書

繆希雍

敬啟雙徑寂照乃本師紫栢大師所恢復以爲剌經道
場之所也旣而藏公建剌場於茲今藏板在焉嗣後某
輩請澹居師兄來主剌場駐錫寂照後直本師遷化留
偈識記云怪來雙徑爲雙樹貝葉如雲冷自屯始悟本
師欲歸骨此山與剌場相終始也明甚遂塔本師于鵬
搏峰下今澹居師兄以久勞善病思念休息來告某輩
云某將雲游行脚茲地不可無主竊見幻予師兄法子

自光法姪戒德精嚴等心爲衆堪作常住監寺敢白同
門護法諸檀越發心迎請自光法姪住持寂照董督僧
倫永作七衆依怙雍等聞之不勝踴躍特奉書專申衆
意伏祈慈允速臨法門幸甚本師幸甚于玉立孫雲仍
于玉德賀學仁王懋鋁賀懋照同具

請澹居鎧公主刺藏

吳用先

不嗣法音間者濶矣想吾兄道履清泰山中百凡俱得
就緒頃金壇于賀并吳江沈茂所周氏兄弟諸公俱欲
以大師龕地刺藏因緣請吾兄住徑山弟謂浮渡之請
寒舍叔侄主之何得自請而自奪耶衆復以大師誼責
之甚急弟不得已敢白于左右秋菊開時幸來一議徑
山卽不敢煩常住或得兄往來其間一料理之則衆心
懌而弟亦可塞責矣吾兄於師門不薄當不省此一來
之勞也

與鎧公

竇子偁

徑山別是一界不必滄海日升浙江潮對之爲奇觀也
唯上人能住此非住脚而住佛藉化城而登寶所也樓
頭夜話氣色至今飛揚詩畫之惠便露神通繪弄大千

其一點矣

與鎧公

王在晉

不佞諷誦藏經皈依大道若令山房自備印紙無功白
受恐諸佛菩薩嗤當爲罪業至于法門雍衛發自素心
未敢貪天奚勝食報惟上人麾置焚香禮識方寸中爲
始愜耳徑山給照并碑記事當遂成毋煩厪念

與鎧公

湯賓尹

近况得之汪元博知以利事費心此佳事也亦苦事也
今得就妥甚幸弟久欲伴兄山居賤性儘能寂苦慮頭
陀中未必能飢能寒如弟者慮徑山猶是熟地故未及
行黃儀部亦謂徑山近杭未免冠蓋聲相聞然弟卽入
徑山亦必不使冠蓋相聞也一科名遲我十七年素業
甚恨甚恨豈至今日仍葛藤其間哉

與鎧公

曾鳳儀

吉州晤對宛如平生豈非多劫同叅偶爾相逢也別去
令人悵望不已未幾有傳彈射吳本如者牽連尊名亦
入章內竊爲足下甚喜芙蓉被遣大慧遭謫此自古大
善知識方遇如此鉗錘恨不與紫柏尊者同遇王難令

千載而下想見清風以爲是師是弟不忝法門龍象爾
茲辱手書似有不平之嘆世事浮雲何足嘆也愍公于
四月十六已從湖東起行云於廬山過夏近有報矣至
金壇尚未得的音此老顛爲紫柏塔銘而來欲踐生前
之約明春必且入徑山非足下盡心經營未易了此一
段公案倘不佞得遂所請共得相送真是多生有緣矣
請徑山朗月泉住持龍居書
聞 涑

名高監院誦十載之清芬人重掌亭歸十方之古德叢
林必期擔荷衆法始有總持恭惟徑山月泉老師道與

書啟

卷八

三十九

徑志

臘高智同境寂池蓮深種入雲棲之一門庭拍閒看蟄
雷音于雙徑允稱角虎解牧泥牛人天樂推緇素欣仰
涑等念龍居古刹爲清淨之勝幢乃聞谷大師所安立
之別界非耆舊紀綱不振人人鼻孔撩天須作家賓主
歷然個個脚跟着地欲此事不廢舍吾師其誰久矣堂
空愁見草深門外懷哉席煖快瞻花雨林開况深聞于
天夢現洪鐘而待叩且陽生于復朋來寒谷而適逢感
應甚奇機緣已熟懇祈卓錫伏望懸旌試看出岫之雲
道場不動想見到家之日條令一新月在指端照諸方

之淨念泉飛杖底慰大衆之渴思愿住且常永以爲慶
李事道施浚明盧復嚴武順柴應梓李兆勲同具

請徑山朗月泉書

聞啟祥

徑山奉別吾師兩月餘矣計法體增勝爲慰吾郡叢林
自雲棲而外則爲瓶窵幸大師親爲主持又得佛乘師
爲之左右法席日興已不必言龍居則大師歲或一至
雖其中耆宿如電百廢具興然自一江隱居二師遷化
之後互相遜讓莫爲主者亦叢林之缺事也今徧索碩
德行解俱超福慧兩足堪任此事者無如吾師龍居諸
師特賣片香奉請伏乞慨然許可勿復他辭使叢林大
事旦夕可以藉托而聞大師東顧之憂因此將以少寬
皆吾師之惠也特法愛甚深因諸師之請故爲勸駕臨
楮祈望之至

請朗月清住持龍居書

釋廣印

聞菩薩發心利生爲急利生方便叢林爲先後生晚學
非叢林無所瞻依宿德白眉非叢林無所寄托故戒經
云冬夏坐禪處所菩薩皆應立之往來食息菩薩善當
知衆此如來諄諄誠勸菩薩之所當行者吾師得戒久

矣大心已成靜定有年對境無事良賈豈能久藏龍天
自然推出馬大師曰未有常行不住未有常住不行欲
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此者政吾師
今日事也且東南叢林可觀者無幾龍居道場吾師亦
嘗飛錫目擊其內外莊嚴畢備者邇因智增者西行一
衆久無依托於是遍求耆宿具大悲者僉曰徑山月泉
老師可勝其任前印持子將二居士踴躍喜歡卽手書
勸發尚當登山敦請諒吾師精神矍鑠尚可利生耳臬
亭機熟有真慈者安得不乘時赴之耶

書啟

卷八

三十一

徑志

請慈門主化城

吳用先

徑山化城寺唐宋以來爲名刹宋高宗欽賜山田千畝
爲接待十方禪院後漸被侵佔寺遂荒落不佞在藩司
時捐貲贖付澹居上人管理今年久古松修竹又被僧
惟證等砍伐殆盡適自海上來入山一見五內惻然聞
澹居在日已有書請上人交付其徒有不奉法者惡語
冒觸致師復去天目茲詢之地方士民皆合口讚師盛
德咸欲挽留而澹居善徒清隱等亦復共議遵其師遺
囑願盡散去立有議單不佞遂從衆懽啟請返錫住持

此山以保全名勝伏冀俯臨倘有復蹈故轍溷擾者卽
此伸白上官必無過慮也臨啟拱埃

答錢太史

吳用先

恭惟台臺品重琮璜望隆柱石不肖之皈心仰斗已非
一日第無緣得遂瞻承時懷耿耿第微有天幸獲侍令
侄老先生光霽竹林風範芬馥襲人已自竊附神交矣
徑山化城寺爲八十一代祖師道場不肖痛其沉淪苦
心恢復浙中左右兩轄俸資悉罄于此以贖寺田任怨
任謫隨以傾擠歸山豈料澹居魔徒甘爲獅蟲燒法本

書啟

卷八

三十二

徑志

山合抱古松累年大竹伐賣一空不肖去春自禮普陀
回至徑山清理始將魔徒驅逐躬請慈門住持以爲得
所托矣不意今年仍蹈前轍若慈門復去則古刹遭其
蹂踐復就荒蕪矣兩位老先生大護法金湯慈光所照
無分遠近破山洞聞雖逝原無外侮聞本善儘堪住持
况去潭府甚近護衛不難萬乞憫念化城在危撼之際
幸寬假慈門仍主法席則古刹賴以保全兩位老先生
功德永永不朽矣披瀝丹忱懷希俞允不勝感激

寄慈門師

吳用先

去春不佞千里外躬詣化城禮請上人住山無非爲道
場念重耳上人親受付託茲方踰年乃欲棄之去耶一
去則古刹凌夷矣於當年不佞拚官拚命恢復之苦心
何言之可爲下涕二位錢老先生皆法門金湯破山化
城必無異視况彼處風恬浪靜一本善可撐支且法卷
尚多也此則魔黨危撼上人去畱關道場安危其能不
爲八十年代祖師動念而忍于去耶若彼魔徒去歲不佞
區處周悉彼等各有親筆誓約出山淨室向有批帖止
容小樸一人不許餘徒混住山除方家山外悉聽常住

書啟

卷八

三十三

徑志

專管紙筆甚明今復寫告示併軍門布政司各書共七
封可看過封投齋米十石帖付天真取運刺藏銀每歲
一百兩自明年送起丹陽賀門刺貲已在京中面說過
矣開田以充齋糧極是好事盡力爲之但可爲山門護
持者生無不竭盡心力也萬乞安住勿移望空叩祝至
懇至懇

答宋元實

錢謙益

親丈秉鐸禹航鼓吹文事惠顧風雅爲一時青氈之最
至于護持法門爲聞谷師唱導大作人天眼目則又未

法所希有恒沙請佛所共讚嘆也遠承見存深感注念
長安邸中當先呼斗酒爲兄濯足耳孟芳兄扇置之家
笥另以一柄書去爲致意

與宋元實

釋法鑑

欽仰明公積素有年矣不期會晤因緣得借名山佛地
仰仗金湯大力何異玄度重來不惟衆僧得霑恩蔭卽
不佞私謂就正有道之日長且遠也昨承欵接談深
語乃知是一魁梧丈夫其偉傑之氣不露一言而舌覆
大千矣門下遙征正應龍天行時也不知再晤在何年

書啟

卷八

三十四

徑志

何地重話今日公案也所願門下江南勝處惟有越國
山水而已於無思念中念之所求序文雖不佞與門下
有一日之雅實千古定交亦在此耳門下筆端之口捫
寫雲林丘壑他日山僧送客松間竹下溪聲漱石倚杖
聽之響若盤空而下答門下之說法也門下謂山僧此
言何如不然與公作他日巴鼻據案可也大紙二張奉
用

與無從禪師

姚

鏜

臨安令

幸接田衣深慰夙昔願見之懷一侍塵譚如聽天樂飲

醍醐至今膈門猶作旃檀香氣簿書俗吏政擬擺落塵
氛載奉支公杖履而飛錫遙欲言旋何故豈五濁界中
不堪長者信宿畱耶修復古刹故是再來菩薩事護持
善果故是我輩今日事敢不竭蹶無煩挂念也春和倘
得再一過從何快知之

寄宋元實

吳伯與

舟中檢游紀二紙詩九首附上覽政乞爲訂訛無徒災
木合誌序久已脫稿尚欲親筆書之當偏袒頂禮公案
奈行人來甚迫不及候然亦不出十日便寄到也國一

書啟

卷八

三十五

徑志

師爲年兄同府人妙喜師爲弟同邑人而弟忝同籍正
屬操筆轉輪豈非因緣哉願年兄大致神力弟尚欲廣
宣其間也序文到時或年兄北征幸先致之同事俾其
卒業何如

答李孟芳居士

釋廣印

承問脚跟下事者只是當人涅槃心耳涅槃心未明便
是生灰苦今無他但將身世隨緣勾當將涅槃心作切
要的大事不然業識茫茫塵沙劫又塵沙劫去矣豈不
痛哉玄沙所謂不向今生都了却誰能累劫受災殃然

要明此心的工夫途路極多只消依祖師門下看個生
從何來處從何去的公案叅來叅去真疑現前自然身
世輕微生死重大如牧牛相似始則生獍頭角不受鞭
繩終見相隨歸去不須牽矣佛法無難事久長難得人
珍重珍重志事居士鄭重再三精詳真難得若是信心
也松源舊本亦仔細看過間有字句不妥者誤者亦率
意訂正俱可入補遺雖有幾代言語淺淡在人不在文
既爲一代佛法住持所貴在人之道德切不可遺之他
日未必有人真爲茲山故也

書啟

卷八

三十六

徑志

餘杭丁應標助刻

徑山志卷之八終